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十一

重脩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民政下進策

民政六租庸調

穎濱先生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入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襄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憂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

六百四十五

三才集

一

其考

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

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舡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人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歎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事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民政七 收公田貸民急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養注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彊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後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得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遊民飢寒天下之柄天子不為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為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難而有

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遊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為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乃使富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為之父母故雖遊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夫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是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其有田者乃始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為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為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遊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為之計以為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荆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為之畫策因其凶荒飢饉之歲棄其

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籍其室廬田為公田室為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為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為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為農而又無財以為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為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太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曲故其勢莫如官貸以賙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續帛夏貸以

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遊民可得而使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為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所急務也

民政八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國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為創置募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

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岡乃覩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裘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道守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天下監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疆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堵齒堯堯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穎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之棄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為政者不用

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為場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予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為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脩敗補缺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為吏者莫以為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歲盛夏眾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飢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嘗以為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為牽俗則自頽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唯其弛放怠惰是以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為此必為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為漸減而取諸此矣

民政九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者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伐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關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誇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外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十金之戶

此二者皆有所說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以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國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為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為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為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為二邊之賂決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不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為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為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季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莒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躡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漬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予之力也夫鄰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此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為無能為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為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之往者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者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

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彊之實作內政以萬軍令凡皆務以自損
吾彊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
數年彼日無以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無厭
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
弱中之彊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
而盡力以攻之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
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
之耻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
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
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
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
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將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
際以治天下天下可得而治哉

民政十

臣聞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常已屯重
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為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為不然何者斂天下
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
十年之間用兵之費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不忍此亦其勢之
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不得不蓄兵於邊而及其有間又
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為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
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為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
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
齊南備楚內被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
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其沿邊之民自為卒伍以制其侵略
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
於民之為役其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以次相承而迭相

更代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為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扞寇虜故其邊戍之兵歲初而來終歲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入上無顧於墳墓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贄之徒蓋常以為言矣而況乎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任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矣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鬪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為出征行役苦寒冒露為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為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寔不知行陣之勢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為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天陰伺二虜之怠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至計而臣竊恐緩急之際士卒皆以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游無為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前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為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徙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為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眾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惰士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為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其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復成均之法

頴濱先生

三代之教一出於學校學校之制多則民勸蓋民常就於近而易見者觀之以知孝悌忠信之美故國中有太學四郊皆有虞庠至於一鄉一遂一黨之衆亦莫不有所以廣其聞見而便其來學之子弟至于周興其制度最盛故兼立五帝之學而謂之成均成均法掌之於司樂而副之以樂師教之以六德六行中和孝友之道又於四時示以詩書禮樂之法而六代之樂尤著于此周衰學廢故青衿之詩作秦氏變三代之正而學校與儒者同滅於灰燼漢興稍稍葺治至孝武元光之間始有轅生公孫生明王道以風天子於是太常始議定其制擇民年十八已上美容儀者以充博士弟子而受之業以時而考其課能通一藝者則以為文學掌故不能者則退不復用此其法制雖不若三代之詳備然亦頗為當時之便是以漢之學者經明行修可以為天子左右顧問之大臣者相望而出國家開設科選以延天下之豪俊其意亦欲得三代之兩漢之賢才以與共治然卒不能深言切論以補益時政者蓋亦有說周官成均之制德行禮樂之事遠而不可詳見不復言矣近觀太常之議使人有常師執經據古不忽其道以隨世上下此最為近何者今世之俗病於無師無師是以教不尊教不尊是以持之不堅故儒者汎汎不足以屬大事今誠能用太常之議而敦獎勸之風則天下儒者之幸

擇郡守

天下一體也畿內之重海隅之遠其重一也雖然畿內之事皆上之所親見郡縣之政遠而無以知其詳是以舉郡縣之政而屬之吏民之休戚喜怒皆吏之告而吾不與知故凡擇郡縣之吏者尤難於畿內吾宋分別天下之地以為十七道郡縣之數充滿圖籍駐人憂天民之衆

生於遠方不獲蒙被王澤故置官設吏而爲之長而使之宣導盛德於無知之民以懷其心使之無獨不獲其所蓋聖人愛民之心如此其切然而明策之中猶以爲有司攷上循定格外臺會課罕登第一此謂蓋漕刑之過而非守之罪也何者天下之吏孰能皆賢不能皆賢故舉而歸之漕刑漕刑不嚴故吏情而不恭及其不恭然後計其課之殿最宜乎其無成功也昔者漢武之世吏之賢者有汲黯之持重鄭莊之喜士倪寬之廉平董生之文雅公孫之恭儉文翁之好儒若是其盛而所謂居官可紀者三人參列於其間今誠振漕刑之職以繩天下之吏夫何患第一之課不聞而三人者之才不復生於今哉

任子

甚哉儒者之言事也詆任子而進寒士者嘗有言曰官人以世而商亂其反者亦嘗有言曰仕者世祿而周興且夫人之賢不肖之分非有常所而生也當商之亂其所用者不賢者也是雖出於布衣無益也周之興也其所

用者賢者也是又不可捨而求諸其下者也蓋知其才而已也不知其世也故皋陶出於微陋伊尹起於畎畝而舜湯任之以公卿之事入既爲公卿而益與陟亦不遂廢夫舉其父於貧賤之地而用其子於富貴之中而皆無疑者彼皆賢也孟子曰國君舉賢不得已將使踈踰親賤踰貴蓋親與賢者不足於用不得已而後取於踈賤之人也而曰固不用者未也今宋有天下取人之道出於進士出於制策出於任子三者並用天下之人在官者不可如數夫朝廷郡縣之位一位一定而不增補廢進用之士日益而不已是以冗官紛紜充溢於局外而刻削之議興然刻削之議可以爲一時之便而非所以羅天下賢俊之術何則賢俊固有出於任子者也古者聖人患乎公卿之世侈於耳目之欲不知民之疾苦而不可用也則幼而教之以禮使之長而不變故書教胄子以九德而命后夔使掌其樂以和其剛柔寬猛之性商人命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於五學之中以明其國子之得失而其不率教者至於屏之棘及屏之寄之法以震

懼其心故當時卿大夫之世雍容禮讓無異於閭閻蔬食之士蓋非待其天性之賢而後用之也教之而至於可用斯亦可用也及周之衰其遺風流俗猶未甚遠故諸侯之卿皆世其位而鄭僑吳札晏嬰范燮之徒時出於其間當此之時仲尼作春秋譏世卿然至於季札則以為有吳之君子子產則與之為友由此觀之烏在其必排之哉然則方今之便教而觀其可用以用之而已矣

關隴私鑄錢

穀者天下之所恃以為命也金者所以轉而通之者也居貨千萬積錢盈屋是非有益乎飢寒之用也而舉天下皆愛之者也為飢寒之權出於錢也是以錢太重則穀甚賤則利於商而害於農錢太輕則穀甚貴則利於農而傷末農末交病而飢寒之患至故觀其勢之極而權之以輕重使之皆不至於病者聖人之法也今者患在錢太輕惟其錢太輕是以穀甚貴而吏民因緣以為姦况夫秦隴勇摯之臣吳楚窮煙之卒固宜其起而犯之矣且夫錢甚輕而不私鑄則難以易夫衣食之用穀甚貴則非殺人無以求夫口腹之利故秦隴之鑄錢而窺乎西羗吳楚之殺人而往來乎江湖之上其勢誠不能不然也方今遠方耆老之民自言其生而至於今養生之物其價十倍此誠當更之時也

治水

天下之有五材猶人之有五臟六腑也生而壽夭疾病之變皆其所為也故一人之身養之有道而無飲食喜怒之傷則無憂乎壽命之不長養之而不得其道治之而不得其法則反以為害於吾身蓋古者五材之用於天下莫不有患幸而皆得聖人以治之故至于今而無傷今之天下知夫江淮之所以溢流山川之所以安草木之所以生兵刃之所以割人之所以茹毛飲血者何也安知夫聖人脩其教以治五行五材之難也五材之中其至柔者易褻狎而不畏之者好以敗壞天下故堯之時水猶逆行汎濫於天下得禹而後能止方禹之治水也而治河尤難以為河

之所從來者高下分其勢以殺其怒而欲專以一河受勢使後世而能守
禹之所爲則何患於水之爲災唯聖人爲之甚勞而後世敗之甚易故
至於今河水歲溢而莫之或救蓋欲決而注之於匈奴者近乎危築堤
而守之者近乎固多穿大渠而分其流則勞民而成功遲求之禹貢之
遺跡而治之今之一河又非若堯之天下皆水也然欲知夫九州之高下與
禹用功之先後則禹之行始於北方之冀揚自南而還入於天下之中循
豫而訖於雍九十餘載而後功乃成使禹之治水不先治之於崇高之地
而汲汲於卑濕之處則水之居於高者必反傾而赴於下是卑濕之地
未可以一用功而已天下之大川不過江河淮濟而其小者不可勝數也
不流而入於四瀆之中至於海者蓋寡矣九江之相合伊洛瀍澗之入
于河其勢便也若夫蓄之而不決如大野之九澤者則又其勢也嗚呼人
之於事幸其易成而倦其難治則無以及遠故以嶠夷之略而較之於
兗州雖十三載而不厭也其書之於禹貢而可見者大略如此而方今之
世已不可復用矣蓋古者謀之朝廷之中而其所以使之甚親者皆有
其職故上古有五官以治五材而水潤下秦漢之間天下猶有水工鄭國
之屬以鄭當時之謀不能爲逐之而責成於齊之水工徐伯九今世之
義其尤便者不過日繕舊堤而勿復築踈其壅塞而使無決溢之
患若以求其不世之謀則必有爲水工者焉古之所以能知治水之法者
能因其性而導之水工者亦善知水之性者然世之患又不患乎無水工
而患乎上之不來之也

公徒三萬

古者爲井田以網羅天下之人而歸之於農故天下無游民雖天子之
兵衛猶不可特設而取之於農使之家出一夫以爲兵而以其餘者爲
餘夫羨卒蓋使其爲兵者止於一人而其餘夫羨卒得以優游於隴畝
之中而不知其勞至於田與追胥然後使之竭作而又累其田至於四
丘之廣而後出兵車一乘蓋古者之優民其制如此而其車徒之衆天

子至於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軍之士萬二千有三百人
其有士萬二千五百人者有地五十里者也至於周襄諸侯相并吞滅
取以自廣其地而大國兵車或數千乘惡周之害已而猶未能顯然以
違之也故因周之經禮而增損其文使若大國之制固有千乘矣千乘
非諸侯之所宜有而魯實有之故春秋傳曰大蒐于紅革車千乘一乘
之車其士之衣甲而射御與為右者二人從而翼之者七十二人公車千
乘而其士乃當六軍之數夫魯曾以諸侯而為天子之制詩人又從而歌詠
之者將以美其盛而已非與之言制度既如此矣又曰公徒三萬何也夫
三軍之士三萬七千有五百人則所謂三萬者又非指三軍而言之也
是二者皆指其實而言之者也非禮也非禮而頌之者何也詩所以
定制度之書也玩其情而聲其窮因樂其盛大而詩之道盡矣古者
天子之馬十二閑以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而方其美衛文公也則曰
駉牝三千此豈其貶之之辭耶非也故求詩者不責其合於典禮而求
其情之所在而已

國用

天下之弊莫大乎不知其端故匹夫之家有穿窬之盜而亡其百金之
費則不足以為憂無故而日費一金之財其弊可以立待何者其為盜
之所奪者止於百金也無故而用之者未可以量也故景祐寶元之間
契丹靈夏之難相乘而作兵役並起而當其時財用給而上下足者
其以用之之道止於此也天下既安四境之患不至水旱之災不足以疲
弊四海天子躬慈儉之德以令百官取之至饒而用之有節而反騷然
有不足之憂者有以洩之而不知止也夫中國之所以求和於西北者將
以息民也息之於鋒鏑之間而奪其衣食之用以厚異域是非所以息
之也今者輸金繒出幣帛歲以百萬計而匈奴之驕不為少屈西邊之
士不得解甲其勢非可以久遠而無變乃恬然而不為改亦過矣故為
今之計莫若絕而為交拒而不為賂下以休吾民上以無遺子孫之患

使之顯然為叛逆之臣於外如此而後勝負之數乃可以決夫匈奴之國其實不能當中國之半以倍人之地選懦而不決故彼得以邀我誠能奮而不顧何患不勝如此難者將以為構怨於匈奴兵連禍結而不可遽解財用之數將復益缺竊以為不然興兵之弊止於數年之困而求和之費蔓延以及於後世不忍數年之不足而不慮後世之患者智之下也

舉逸民

竊聞古者脩廢官舉逸民無異道也視其所廢而脩之視其逸而舉之而已耳今明策乃退自貶損如不知之而問之諸生竊以為過矣蓋古者之為天下審名實而已矣名之存而實之亡其與存者有幾唯聖人為能變其名而不廢其實故上古之官炎帝以火紀黃帝以雲紀少昊以鳳紀二帝三王紀以其事而天下皆無廢官歷秦而至於漢以訖於唐其名雖殊而其事一也及吾宋有天下因其名而參用之求之於古而以為無廢官之名則可而其實已差矣蓋屯田者古之屯於邊而田者也

三蘇文

四十八

六

陽齊

職方者總四勝之地而識之也變名者今以其事而復其事若夫舉逸民之說則優其禮而重其爵祿用其言而信其道使之無懷其山林之樂盡力於其位而後可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策問十五首

策問三首

老泉先生

問學者皆稱三代之德而鄙秦漢崇六經之教而賤刑名自周室下衰風俗薄惡禮樂亡魏晉而下固無足攷有宋受命與民圖新聖王之治何嘗不本於用儒儒者之流又欲爭言於復古先代之法昭然具存今欲開井田而破兼并則民心或因以生亂用肉刑而去鞭朴則天下必以為少恩建家廟則公卿而下世數何以為差修古樂則鍾律之間長短莫得其當諸侯之制固不可復什一之稅又難卒行將何以革秦漢之澆風而追三代之盛軌黜刑名之末學而紹六經之餘風哉豈古制之不可行將行之不得其術豈近弊之不可去抑去之不得其原竝聞至言以解所惑

三真策

一

論

問聖人之制天下所要用功少而成大功然後有以服天下之志設素繁而無累效則適足以勞天下之民蓋井牧之制其所以便於農事者簡而易行溝洫之法其所以多於井田者繁而無益夫井牧百里之地謂之一同而自溝及澮者惟三溝洫三十三里之田止於萬夫而加遂及川以為五然至於百畝而稅之什一五口而役其一人利害無以相遙勞逸不至絕異而井田甚簡溝洫甚繁將學者未之深思豈聖人或有異見宜詳其說悉著于篇

問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一年耕則有三年之蓄今荆湖之間地寬澤近土沃人逸游惰之民樵漁為樂一遇水旱則穀價翔貴稅租不給下中之家至於逋散逮非古人力田務農之本如之何教之育之使斯民安且逸富而壽乎

私試策問八首

東坡先生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

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樊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致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官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官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官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愈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陡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暮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為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為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無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為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為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絜為之故其民事脩而世務

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勸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舉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它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弃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弃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勸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勸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子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

三才新集卷二十八

四百五十一

三

杜太

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勢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羗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羗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桓公以車三千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耶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玉為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猶不可若無主而為廟可乎是凡廟者皆當有主也今郡縣所祀未嘗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詩有靈星之尸則祭無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則是祭殤也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為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始也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與人接也故使尸敬主人今也無尸而受胙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

杏

三蘇集卷三十八

六月六日

四

杜本

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問易之為書要以不可為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為之詞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為仁或為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為贊易者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縱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為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詞約竊嘗深觀之孔子蓋有因爻詞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者甚眾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有詞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古之為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為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

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人是也古之爲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也以為有罪而後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擇以疑衆殺是也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為賞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為罰之之狀而天下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耗亂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况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為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為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為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所由發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盥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隕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其所以言者

三才集卷二十八

六百五十一

五

薛祐

可得為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為深矣然因其言之適同遂以為訓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辯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為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一首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下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卒無所改

易又况於積安久治其道固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為善人為邦百年可
以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以頻年遣使冠
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罷去荼禁歸之於民不以刑獄委任武吏
至於攷功取士皆有所損益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紛之議爭以為
不便嗟乎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盡易天下
之驕卒以為府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為齊民盡激天下之情吏以為考
課盡率天下之游手以為農桑其為拂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
小者且不能辦則其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將變之不能得
其術歟將已得其術而紛紛之議不足卹歟無乃其道可變而不在其迹
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其說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攷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
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

三蘇策三二八

七十一

六

薛祐

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具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
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
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
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
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為信一也此三者皆君之所難有志之士
常所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攷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
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
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者易推其未然之理而
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
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
觀焉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
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

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
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
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
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
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
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衆其法豈可少哉國
家承平百年戶口之衆有過於隋然以今之法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
貧富同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是以公
私枵然而百弊並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追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
可不論其故哉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饒州德興縣在谿董
應夢宅經史局刊印



